

## 兒童相見不相識

### 南方壺

賀知章那首“回鄉偶書”大家都讀過：

少小離家老大回，鄉音無改鬢毛衰。兒童相見  
不相識，笑問客從何處來？

年紀漸長，腦中常浮現這首有些淒涼的詩。

12月9日去參加建中的畢業三十五年重聚。回來後就一直找我的高中畢業紀念冊。大學那本很大，躺在那裡一眼便看到。小學（中山國小），初中（大同中學）及高中，那三本畢業紀念冊都不太大，應是放在一起，卻一直不見蹤影。找了好幾天，終於同時出現了。

高中畢業已35年，畢業後大夥各奔東西，很多同學也就35年未見了。35年實在有夠悠久，蘇武牧羊也才19年。在建中校友會，還見到高三的導師，教我們三民主義，已八十餘歲了，神智清晰。將畢業紀念冊找出來，好好回味一番。有些在不同場合認識的朋友，原來與我是建中同一屆。

那天在建中，也遇到幾位初中同班同學，有一位我怎麼也想不起他。但我們同樣的班級，同樣的導師，不容置疑我們曾是同學。唉！怎會忘記呢？有如失憶般。初中同學3年，高中又同校，卻不記得他。也難怪，初中畢業終究已38年

心在南方

了。

在建中餐會結束後，有些人仍捨不得離去。因這一別又不知是那一年才能再相會。有同學介紹某班一位叫溫世禮的，還說這是溫世仁的弟弟。溫世仁自然是大名鼎鼎，可惜天妒英才，已於幾年前過世了。沒見過哥哥，遇到弟弟也不錯。點個頭，並未交談。

高中畢業紀念冊翻完，再看初中那本，然後看小學那本。赫然發現，原來溫世禮與我小學同班同學。一直知道小學我們班連我共有 4 位考上大同中學，我也一直記得其中 3 位。因有一位與我大學又是同學，有一位後來與我同樣在中山大學任教。原來溫世禮就是第 4 位。這麼說來，除了小學同班外，初中及高中我們又同校 6 年。如今卻見面不相識，令人感慨。

兒童相見不相識其實是不稀奇的。少小就離家，那些兒童是在你離家多年後才出生。等到少年子弟江湖老，你才回去，兒童從未見過你，自然相見不相識。這沒什麼好惆悵的。老人相見不相識才令人感傷。年幼時的玩伴，或同學，如今卻相見不相識，可見真的是太久未見，可見真的是歲月催人老了。

元旦那天，我約了幾位初中同學，與初中時的一對老師夫婦，及他們的女兒在台北相聚。挑這個時間是因女兒，及有位同學好友，也正好一家四口從美國回來。女老師教我們三年國文並擔任初一及初二的導師。初三時由她先生接手擔

任我們班導師並教我們數學。他們教我們時，掌上明珠仍是小娃娃，如今也是教授了。老師有三個小孩，但在當年升學壓力下，老師差不多整天在學校陪我們，真不知他們是如何做到的。

高中時，我們幾位初中同學常相約到老師家。老師都很熱誠地招呼我們，每次都請我們大吃一頓。生平第一次吃西餐，就是被老師請的。他們三個小孩都很慧黠，我們這些大哥哥與他們玩得很開心，成了忘年之交。有玩又有吃，還可聽到老師對我們的百般誇獎。大家唸書都唸得苦哈哈，但老師不知情，一直以我們這些學生為榮。在那少年維特的煩惱之年紀，老師的家，彷彿是快樂的泉源。

其後唸大學，大家散在各地。接著服兵役、出國，就不容易再約一群人去老師家了。但我仍常想到老師，還有那三個小孩，與他們仍時有聯繫。

我回國任教幾年後，這位小師妹才到美國中部一所名校攻讀博士學位。如今已是東華大學的一位大教授了。餐會中有位同學還以為她是我大女兒。乍看之下她與女兒神韻是有幾分近似。當年我可是很希望她是我妹妹。

同學中有些自初中畢業後，已 38 年未見到這兩位待我們如子姪的老師。雖是同學少年多不賤，如今一個個都卓然有成。但見到老師，孺慕之情就宣洩而出。追憶起少年事，說個不停。往事件件都值得回首。還爭相說未到的同學挨打之情事。誰叫他不能來呢！原來連挨打都成了美好的回憶。

心在南方

有位同學高興之餘，說沒想到我這麼快便安排這場重聚。原來 12 月 9 日在建中時，我當場打電話給老師，並跟那幾位初中同學說，我會找個機會安排大家與老師聚聚。

到了這個老年相見不相識的年紀，想做什麼事  
就要趁早。(97.01.03)